

十大古言经典巨作之一
全新修订
纪念珍藏版

她说：“我是荒原枯藤，你是天地沙鸥。
偶然倒了霉才落到这里，难不成还在这棵树上吊死了！”

他固执强硬地许诺：
“我飞得出去，就飞得回来！”

随书附赠
精美古风海报

Tian
ZiMou
青珏 著

天 子 谋



天子謀

青衿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子谋 / 青垚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6.12

ISBN 978-7-5500-1951-5

I. ①天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4134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天子谋
作 者 青 垚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刘运东
特约监制 肖 恋
责任编辑 王丰林 袁 蓉
特约策划 肖 恋
特约编辑 李改华
封面设计  A BOOK STUDIO
拾霖 Design 891380906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1/16 680mm × 970mm
印 张 19
字 数 320千字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2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951-5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33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壹	青瓦闲作坊 月明人倚楼	001
贰	人生足别离 客来桃叶渡	038
叁	月暗孤灯火 夜雨透关山	069
肆	有恨无人省 转身隔汀洲	101
伍	似是故人来 山青横云破	128
陆	岐山惊闻讯 心安即吾乡	156
柒	谈笑皆兵马 前生乌衣巷	178
捌	河畔木叶声 万物为刍狗	200
玖	军中谈契阔 欲辩已忘言	226
拾	请君同入瓮 月凉千里照	260
番外	天涯各一方 此情可追忆	295

壹

青瓦闲作坊
月明人倚楼

乱世，京城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

一架宽大的板车在郊野小道踉跄而行，四个轮子碾在地上，周身呻吟呀呀呻吟不已，只怕一快跑就得散架。夜色薄雾中隐约可见车头挂着一盏红纸灯笼，上面浓墨写着一个隶体的“苏”字。字迹漆黑，红纸鲜艳欲滴，照见路上三尺远的道，在这初春夜里显得分外诡异。

拉车的是几匹骡子，跟那板车一样不得劲。赶车人裹着一件大皮袄子，缩着脖子，埋着头，晃晃悠悠地打瞌睡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打着骡子。忽然前路上一声震喝：“呔！钱财留下，要命的快滚！”三个高大的汉子当先拦住板车，其中一人点起了一支火把。

骡子猝然止步，那车“嘎”的一声停下。空气中是沁人心脾的冷冽，郊野的空旷透出一股寂静，使得那骡子蹄踏的声音空洞地回响。赶车人仍然缩着头，裹在皮袄子里一动不动，火把微弱的光线中看不清其面目。

三个拦路的盗贼互相看了两眼，觉得有些古怪。为首那人方脸阔额，胆色最大，抢上前去揭开板车上的毡布。车上高高地堆着货物，那人拿火把细细一照，上面全是木材。外面散放着几块棺材板，都系着绳索。木料最高处，却赫然放着一具旧棺材，斑斑驳驳还沾着泥土。

那剪径的汉子心底生寒，才一起怯心，就听棺材里传出夜猫子似的嘶声怪笑，声音又尖又邪，“嘎嘎嘎”三声。两个站在赶车人前的盗贼惊得跳了起来。便见那赶车人缓缓抬起枯老的双手，抱着脖子转了两下，竟把头拧了下来，胸腔里“咕噜噜”两声喉音，含混沙哑道：“拿去……吧。”

赶车人双手捧着的头一抬，一张干枯惨淡的死人面孔赫然出现在两人眼前，眼珠突出，目下流血，既惨烈又恐怖。三个汉子瞬间跳了起来，“啊——鬼呀！”一边喊着一边落荒而逃。虽是年轻力壮，身手敏捷，却因为惊吓，逃得跌跌撞撞，连滚带爬。

车头上的红纸灯笼刹那熄灭，周遭一片黑暗。半晌，有轻微的挥鞭声响起，骡子们再次起步，板车惨叫着往前奔去。车上的棺材里扑腾扑腾响着，过了片刻，棺材盖子抽开来，黑暗中一个纤巧的人影灵活地爬了出来。

那人影推好棺材盖子，拉着绳索走到板车车头，挨着那无头的赶车人坐下，不知从哪里摸出一个火折子，摇了摇，小心地摘下灯笼罩子，将熄灭了的灯芯点燃。淡淡灯光下，一个十四五岁，眉目清秀的少女吹熄了折子上的火苗。

那少女虽穿了一身男装，却掩不住俏丽，望着赶车人银铃一般笑道：“快走到城边大路了，出来透口气。”说着，便一手夺过赶车人抱着的人头，一手解开赶车人的衣领。那赶车人伸了伸脖子，从衣领中露出脑袋，沧桑的脸上写满笑意。少女便捏着嗓子用刚才那怪笑声“嘎嘎”地笑了起来，一老一少相顾大笑。

少时离了小道，走上进城的官道，天光已透着青白，赶车的中年人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少东家，外面冷。”

苏离离摇了摇头，不应，忽一眼看见手上拿着的木雕鬼脑袋，便对着人头做了个怪相，扬手将其扔到车后面的木料堆里，笑道：“这些个强盗，杀人放火都敢做，却怕鬼。”听着板车“吱吱”地响，又道，“程叔，车该修修了。”

程叔赶着车，叹道：“京城边上都闹起强盗来，这天下果然乱了。少东家，今后你别跟车了，路上不太平。”

苏离离却笑得格外灿烂，“千亏万亏亏不着咱们，越不太平，咱们越能挣银子。”她望着渐渐清晰的官道，仰头哼起了一首婉转的山歌。

这悠扬的歌声一路唱进城，城里的街市渐渐苏醒。板车驶过如意坊后面的菜市，停在街角的一道小门前。苏离离利落地跳下板车，一面找小门的钥匙，一面对程叔道：“你买点菜，我去前面开门。”

程叔便就近买了两支笋，卖菜的农家早已认熟了他们，望着苏离离开了小角门进去，笑道：“老程，又去拉板材了。你们家离离可不容易啊，小小年纪就独个经营铺子。”

程叔回道：“祖上传下的，守着过活吧。”

卖豆腐的田婶也插话道：“今年夏天一过，离离也该十五了。这眉目俊俏得，倒跟个大姑娘似的。”

这回程叔但笑不语。

远远地，只听苏离离大声叫道：“啊——谁死在我门口，可真会挑地方！”

代写书信的王先生摇头轻叹：“就是粗鄙了些。”

程叔连忙放下手上的菜，转过街角，到了店铺大门前。苏离离抱着一块门板，皱着眉，咬着唇，纠结地注视着地面。门前台阶上果然趴着一个人，衣衫褴褛，淌着暗红的血迹，一动不动，不知死活。

程叔抢上前去将那人翻过身来，拂开他脸上的乱发，叫道：“小兄弟，你醒醒。”那人唇色惨白，面目瘦削，喉头涌动了两下，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。苏离

离搁下门板就往外走，程叔问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苏离离道：“他还没死，我叫官府来把他收去。”

程叔道：“离离，把门打开。”

苏离离一下子站住。程叔平常都称她少东家，一旦叫她离离，说的话苏离离就不好抗拒了。于是她折转身，又拆下一块门板。程叔便抱起那人，进了店铺大门。苏离离转身，见门前聚了好些人，怜悯的少，看热闹的多。有人笑道：“那孩子是看准了地方，跑到棺材铺来死，嘻嘻。”

苏离离心头恼火，冷笑一声，“可没错，他是个会挑地方的，你死了可别挑到这里来。”说罢，也不看那些人，径直进了大门，将门板对上，“砰”的一声按实了，只留下铺面门楣上“苏记棺材铺”几个大字映着朝阳熠熠生辉。

苏离离穿过铺面正堂排列整齐的成品棺材，斜插过一道影壁，到了后院。后院原是个天井，堆着散乱的木料，整板花板一应俱全。苏离离直奔楼梯下小角门那间小工住的临时木阁子。程叔正半扶着那人，喂他清水。

那人没醒，却将水咽了下去。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，左腿裤管更是沾满了血迹。程叔缓缓卷起他的裤脚，苏离离便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小腿上伤口狰狞肿胀，骨头几乎要戳出来。苏离离瞠目结舌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怕是活不下去了。你把他弄进来，莫要死在我家里。”

程叔叹道：“他不过是个孩子，死在这里也好过曝尸荒野。”

苏离离手指头一点，铿锵有力地说：“他要死在店里，我只有薄皮匣子给他！”话音刚落，顺着自己纤长的手指，便见那人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，正幽幽地望着自己。他虽面目染着脏污，眼珠子却乌黑明亮。他的眼神冷冽而沉静，像失群的幼兽，既胆怯畏惧又戒备凶狠。

苏离离被他望得愣愣的，猝然收了手，拔腿就往外走。程叔叫道：“你又做什么？现在官府哪里还管这些事。”

苏离离一边走一边仰天长叹，“无事出门就破财，这回破财破到家里来。我去找个大夫！”

将近傍晚时，大夫晃晃悠悠带着小学徒离开棺材铺，临去还带走了苏离离五两四钱银子，足够苏离离吃喝半年了。苏离离暗自心痛之余，跌足懊悔，怎么这么蠢，竟请了个最好的大夫。不仅给他全身裹了伤，还开了无数方子要熬给他喝

上三五个月，这下亏本亏大了。

苏离离愤愤地切着豆腐，撒了几颗盐。为了这小子，她歇业了一天。上门做活的木工也打发回去了。这会儿到了吃晚饭的时节，程叔却不得不去送货。她将肉末排在嫩豆腐上码好，搁到水汽缭绕的蒸笼里小火蒸着，又走到外面院子的菜畦里，摘了四棵葱翠的青菜。她拿到厨房，摘了叶子洗净，想了想，细细地切碎，用虾米碎菇煮烂收汁。

待青菜烧好起锅，苏离离便把蒸笼揭了盖。上层是鲜嫩细滑的豆腐肉末，下层是松散清香的米饭。用一个白瓷敞碗各盛一半，添了两箸美味多汁的青菜，苏离离端着碗来到木阁子里。下午大夫给他正骨时，他便昏了过去。这人真是倔，死死咬着牙，不肯出声，眼睛一翻就昏过去了。把苏离离吓得，还以为他真死了。

苏离离搁下碗，坐到床边，用手指戳他的额头，“喂，醒醒。”

那人不动，昏睡的脸上血迹泥浆已洗干净了，看着有些青涩稚气，虽然脸色蜡黄，却是剑眉薄唇，鼻梁挺直。苏离离心中齷齪地想：他这副样子是手不能挑，肩不能扛，委实没用得很，一张脸倒长得不赖，只怕卖到那啥的地方还能做个头牌……

她正胡思乱想，那人动了动。苏离离赶紧推推他的肩膀，“你快醒醒，再睡就得饿死了。”那人一醒便微微皱了眉，待睁开眼睛看到苏离离，神色便又平静冷漠起来。苏离离大是不悦，骂道：“疼就疼吧，装什么样子？！撑死的英雄，饿死的好汉。这里有饭有菜，有本事你别吃，省得放低了你的身段！”她把碗重重一敲，端起来，用勺子扒拉饭菜，顿时鲜香四溢。

那人咬牙望着她。苏离离道：“想吃吗？”

他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微不可察地点了一下头。

苏离离嘻嘻一笑，“你若还这样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我便不给你吃。你纵然恨得我咬牙切齿也只得活活饿死。”

那人眸子一低，不再看她，只望着床沿。他此时俯首低眉，显得比先前冷然的样子更加无助。苏离离心头一软，放了碗，将他扶起来，嘴里却道：“现在才知道低头，白白找人骂。”将枕头给他塞好，让他半倚在那枕上，端了碗一勺勺喂他饭菜。

豆腐入口即化，青菜她也切得极碎，无须多么费力便可咽下去。那人默默地咀嚼，眼神不再凌厉，却沉默异常。苏离离喂他吃完，放下碗，用手帕给他擦净

了嘴，又端了水喂他。那人也喝了，苏离离便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他漆黑的眼珠子不看苏离离，却望着虚空，不答。苏离离皱眉道：“怪不得你连正骨都不叫唤，原来是个哑巴啊。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恶事，这辈子业报现眼前。”

他额上的青筋跳了跳。就在苏离离端了碗要走时，他忽然开口，沙哑地问：“什么是薄皮匣子？”

苏离离万料不到这人第一句话是这样问她，愕然半晌才反应过来，“就是废料做的薄棺材，一百钱一具。”她咽了下口水，“那个……实在没钱，白送也行……”因她早晨说要给他睡薄皮匣子，此刻见问不由得心虚，声音便少了底气。

“我的腿怎么了？”他仍然望着床沿，淡淡地问。

“骨头折了，大夫已经给你正好了。”苏离离机械地回答。

“能好吗？”

“若是骨头接得好，你也好好休养，不一定会残疾。”她照样把大夫的话说了一遍，心里诧异，怎的他像是主子，她倒像是奴才，有问必答。

他听完，不再问，慢慢撑着身子倒下去躺着。

苏离离愣了半天，觉得不对，此人不明事理，需得跟他说明白，便径直走到他面前，一手端着碗，一手指着自己道：“喂，你记住了。我，叫苏离离，就是离离原上草的那个离离。我救了你的命，是你的救命恩人。”

他默默地看了她两眼，漠然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丝毫没有衔环结草的感激之情。苏离离有些来气，指着他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，何方人氏，有钱没钱，叫你家人来赎你。”

他闭着眼睛道：“没家没人，更没有钱。”

“连名字也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苏离离看他倒在那里，有气无力，咬牙道：“你别以为我好心救了你，你就可以白吃白喝要无赖。没钱就给我做小工，没名字我给你起一个。我满院子都是木头，你从今儿起就叫木头了！”

她自然是不等他答，转身出去时，将那破木门摔得“啪”的一响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苏离离便起床洗漱。

晨曦中的后院静谧清新，从井里汲来的水流晶泄玉般从她指间划过，凉凉的

触感让苏离离玩心忽起，一扬手，一串水珠洒了出去。她仰头看见院外的一棵黄桷树，正抽着嫩黄浅绿的新叶。

古来文人骚客多爱咏春伤秋，苏离离独不喜秋天。天气实如人之心性，隆冬严寒，盛夏酷暑，都是至情至性，毫不做作。春天万物欣然，如人微笑；秋天却似幽闺怨妇，虽是色衰伤情，偏不肯痛快零落，只哀婉个没完。

苏离离洗完脸，略略浇了一下菜地，觉得离那怨妇还有大半年光景，心情甚好，提了水便去厨房做饭。不多时，便端了碗甜米粥，推开了角落里那间小屋的门。那块木头睁着眼，望着屋顶斜龇出来的一块板子，见苏离离进来，目光勉强落在她身上。

苏离离将他扶坐起来，自己坐在床沿，用勺子挑着粥，香糯清甜。那人脸色不似昨日蜡黄，然而苍白得没有血色，唯有一双眼睛仍清冷犀利。苏离离将勺子伸到他唇边，他便抬手道：“我自己来。”声音低沉，却带着沙砾相撞的清越。

苏离离格开他的手，冷笑道：“自己来？一会儿你就得离了这里！”

他并不表示讶异，只眼神微微一沉，苏离离顿了顿，接道：“搬到东面那间空屋去，嘻嘻，你也自己来吗？”

这本是个小玩笑，他却很不赏脸，抿着薄唇道：“为什么救我？”

苏离离觉得此人防备之心太过，性子又冷，便也收了玩笑的态度，正色诚恳道：“不是我要救你，是你要死在我门口。你若死在我隔壁的门口，我连花板的薄皮匣子都不送。既救了你，你在一天，我不会饿着你冻着你；你若有仇家寻到这里，我也护不住你，这是你的命。你明白吗？”

苏离离说得分明，他听得清楚，点了点头。苏离离展颜一笑，赞道：“这样好，我喜欢明白人。”她舀起一勺粥送到他唇边，“昨天刚拉回木材，吃了饭我还要忙。这屋子潮，你筋骨有伤，住久了会落下病根。东面还有间厢房，堆着东西，一会儿我收拾了，你住那里去。”

她再舀一勺，又喂到他唇边，“你叫什么，当真不说，我就叫你木头了。”他竟又点了点头，苏离离便笑道：“木头，你多大了？这总不是秘密吧。”

木头注视苏离离半天，缓缓吐出两个字：“十四。”

“你的伤一时半会儿好不了，以后叫我少东家吧，过两天再看你能做什么。”苏离离淡淡道。

“我？”木头惜字如金。

苏离离眉毛一挑，“难不成我白养着你？你要觉得叫东家折了你的身份，叫我大哥也成。”

“你？”他声音更高。

苏离离不再应他，端了碗要走。木头打量她两眼，闷声道：“你多大啊？”

苏离离嗤笑出声，“还不服气，你十四，我十五，你不该叫我大哥吗？”

吃完饭，苏离离便烧了热水，让程叔提到澡间，将木头擦擦洗洗，换药。木头腿上有伤，打着木夹板，身上也多处外伤，一洗洗了大半个时辰。趁着他梳洗，苏离离腾出东屋，扫净积尘，铺了洗净的棉褥。虽是最普通的蓝棉布，却散发着淡淡的洁净气息。少时，程叔将木头背了过来。苏离离多的是男装，拣了两套给他，穿着有些嫌小。

苏离离扶木头倚床坐好，伸手推开了一旁的窗户。太阳已升了起来，阳光慷慨地洒进房中，照在木头脸上。木头合上眼，微仰着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仿若隔世重生。苏离离见他舒展开来的样子，心底似有泉水细细流动，柔声道：“等你伤好了，我带你去郊外逛逛。”

木头微微睁开眼，阳光映在他的眼睫上，像镀了一层金。他唇角轻轻扯起一道弧线，笑容虽浅淡，却如和风暖阳。苏离离抬头看去，窗外三分春色，平添了一分。

棺材铺子的生意从不会门庭若市，也不会颗粒无收。苏离离的铺子在如意坊的最尾端，因为她家的棺材做工精良，在京中小有名气。

柏、樟、松、楠，应有尽有；方圆阔窄，各成气象。雕花意态峭峻，彩画栩栩如生。板间严丝合缝，滴水不漏，用朱砂打底，大漆罩面。几道漆下来，棺木锃亮如鉴，屈指一叩，声如珞玉。

苏离离对着账本订单安排活计。每天上午木工师傅过来把板裁得曲直合度，张师傅援刀雕刻，苏离离调漆勾绘，程叔拉板送货。生意不徐不急，不饱不饥。

木头既不肯吐露一字，苏离离便一字不问，只对人扯谎说木头姓木，雍州人，家人死在战乱中，他孤身流离，落脚在此，留在店中给程叔帮把手。

世间一隅静好，却是乾坤缭乱。放眼天下，各州兵马并起，因怕担了反叛之名，成为众矢之的，还不曾有乱兵入京。外面州郡已是兵荒马乱，四野奔逃。个把流民，官府不管，百姓也见怪不怪。木头之事也就被苏离离顺理成章地遮

了过去。

程叔抽空，做了两支拐杖。月余之后，木头伤势稍愈，虽整日沉默，偶尔也挟着两支拐杖，单着一只脚，在院子里走动。苏记棺材铺，前门临如意坊，后角门却在百福街。苏离离平日坐在大堂，偶尔往后院看看活计。后院九丈见方的空地便是做棺材的地方。从左至右，从整木到成板，零落散放。

院子东西分厢，各占两间。苏离离住在西面第一间，隔壁却是个大书房，四壁书橱，积尘厚薄不一。木头随手翻出几本，却是天文地理、人物杂记、经史子集，无所不包。东面厢房第二间住着程叔，第一间如今便是木头住。

从窗户望去能见着一块葱翠的菜地，是个院外之院，从东墙小门就可走到那里。院里一口水井，波澜不惊。井侧却是一道葫芦架隔出的荫凉，葫芦蔓攀着架子，正作势要结果。白墙青瓦外，长着一株粗壮的黄桷树，正挂着满树黄桷兰，清晨落入院中，幽香四溢。一墙之隔，意趣横生。

木头行走不便，更帮不上什么忙，常拈了本书，坐在小院晒着太阳看。这日午后，院落寂静。苏离离对了一遍订单上各家棺材的进度，一一记了，闲下半天来，便去后院洗两件衣服。

她挽了半截袖子，白皙的皮肤映在水里，明澈得晃眼，搓板上揉着衣服，抬眼见木头坐在葫芦架下，不眨眼地看着自己，苏离离微微一笑，问：“木头，你知道什么叫作棺材脸吗？”

木头眼神如感应到不妙，应着她的声音黯了黯。苏离离已接着说道：“你若是一块木头，我把你砍砍削削做成棺材，倒应了你成天挂着这张脸。你既是个人，这脸便该笑时笑，该哭时哭，该悠闲时恬淡适意。我这铺子只卖棺材，别人见了你，还以为我额外奉送哭丧的孝子贤孙。”

她一番抢白，木头的表情非但没有灵活生动起来，反而越发棺材了几分。苏离离眼波流转，笑意怡然，牵起衣裳抖了抖，散晾在竹竿上。正泼了水拿着盆子要往里走，后角门上传来三声响，有人扯着嗓子喊苏离离。

苏离离放下盆子去开门，一个短衣乱发的方脸少年扛着根扁担站在门外，正是这百福街上的闲人莫大。莫大十七八岁的年纪，有娘生没爹养，整日混迹市井，干的营生并不那么光明。苏离离觉得他义气，不论他做什么，也结交起来。

莫大晃着扁担进来，苏离离奇道：“你不在正堂叫我，跑到这后角门来。恰好我在这儿，不然叫破了嗓子也未必听得见。”

莫大咧嘴一笑，露出白森森的牙，“棺材铺子的大门那是买棺材的人进的，谁没事去找晦气。”

苏离离便赶人，“是是，我这里晦气，你快找个吉星高照的地方去。”

莫大一眼看见木头坐在那葫芦架下，虽穿着布衣素裳，跷着一条腿，却掩不住清贵态度；虽不发一言，却足以令人自惭形秽。世人有高下之分，有贵贱之别，有时是超越性格与心志的。见着比自己优越的人，往往心生愤恨；待见这人落难，便心喜意足。

无论欢喜与仇讎，总不能弥合差别，共做一群。这，也许就是所谓的阶级。

而莫大，一眼瞧见木头便不顺眼，对苏离离道：“听说你上次救了个叫花子，就是这小子啊？”

木头斜斜地靠到椅子背上，也不见恼怒，只默然不语。苏离离叹口气道：“他家人离散，可怜得很，我认了他做我弟弟，你别叫花子叫花子地喊。”

莫大皱起眉头道：“本来就是叫花子，敢做还不让人说吗？”

苏离离仰头看了他两眼，皱了眉，对木头道：“这是街对角莫家裁缝店的莫大。莫大是个浑名。”她转头看了莫大一眼，抑扬顿挫地说，“他大名叫莫寻花。”

木头原本一语不发，此时却极有默契，不咸不淡道：“名字风雅，兼且凑趣。”

莫大顿时涨红了脸，大是不悦道：“离离，你……”

苏离离和藹地笑着：“什么你你你，我还不知你口吃。”她转向木头，款款道，“莫大哥的爹爹早年逛窑子，与人争锋时失手丧命。他娘亲开着个裁缝店拉扯两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莫寻花，他还有个兄弟，叫莫问柳。”

她清脆地落下最后一个字，木头眼睛也不抬，毫无起伏地接道：“字字血泪。”

苏离离“哈”地一笑，只觉木头被她刻薄时无辜得可爱，损起人来也不差分毫。

老子逛窑子被打死可谓窝囊，儿子偏还给起了这么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名字。莫大生平最恨的便是别人叫他莫寻花，苏离离今天偏要揭他短，他顿觉在木头面前矮了气势，苦脸道：“你就这么护着他，他给你银子了？”

苏离离擦着手道：“我说了，他是我弟弟。你找我有事？”

莫大道：“我听人说定陵太庙闹鬼闹得厉害，今晚想去捉一捉。即便捉不着，也可以见见世面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瞧瞧？”

苏离离大笑，“你去挖坟盗墓我还信，捉鬼？你骗鬼吧。”

“你该不会是胆子小，不敢去？”

苏离离笑着摇头，“我不受你激，大半夜的不睡，跑去墓地闲逛。你要去，我别的没有，看在朋友一场的分上，大方一回，杉木的十三圆倒是可以白送一具。”

莫大“呸”的一声啐在地上，“你也太不仗义了，这不是咒我。”见木头望着他吐的口水皱眉，大声笑道，“我以为你照顾这瘸子弟弟肯定闷坏了，才趁着天气好，约你出去逛逛。你既不想去，那就罢了。”

说完抬脚要走，苏离离叫道：“等等。”她黑白分明的眼珠子，水润光泽，斜睨着一转，道，“我至多给你放个风，说吧，晚上什么时候？”

“酉时三刻，我在这角门外等你。”莫大指指角门，大步离去。

苏离离应着，回头见木头默然看着莫大走远。苏离离扑到他椅边，蹲下笑道：“好木头，你别告诉程叔。我悄悄地去，悄悄地回来。”她一声“好木头”叫得未免有些亲热，直把木头叫得皱起了眉。本是光润华贵的椴木，也皱成了横七竖八的黄杨渣子。

苏离离不管他的冷淡，按着他右腿无伤的膝盖摇了摇，一脸谄笑地站起来，端着盆子进去了。

这天苏离离吃过晚饭，在院子里逛了逛，便说头疼，早早回房里歇息了。临去时，程叔毫不察觉，木头摆着一张棺材脸横了她一眼，被苏离离瞪了回去。

她回房里换了身深色的短衣，扎上裤角，绾起头发，扮作小厮模样。天刚蒙蒙黑，探头一看，程叔与木头已各自回房，白纸糊着的窗棂上投来淡淡灯火。苏离离蹑着脚，猫一样走过正院，蹿出后院角门。

门外莫大牵着一匹马，背了个包袱，包袱束得很紧，只有一把方便铲的铲头露在外面。见了她，翻身上马，苏离离便也踩了镫上去，抓住他的腰带。一路越走越荒凉，苏离离问：“你娘的病还没好？”

莫大叹气，“怕是好不了了。”

“二哥还是没有消息？”莫问柳离家一年，音信全无。

莫大摇头，“没有消息，且再等等看吧。”

少时到了定陵，莫大早已踩好了点，引着苏离离穿丘越陵，往最偏僻的角落而去。定陵，是皇家历代帝王后妃、文武大臣的陵寝，也是藏金葬玉的宝窟。苏离离等着他辨方向时，不知让什么蚊虫咬在了手上，一边抓着，一边皱了眉轻声道：“这禁军也太过渎职，皇陵荒芜成这样。”

莫大“嗤”的一声笑，“不荒能有活干吗？主陵那边还驻着人，这些陪葬大臣墓早没人管了，天天都有人来逛。”逛，是个行话，不言自明。他指点苏离离道，“你在那棵矮树下看着，若有人来还是学夜猫子叫。”

苏离离应了，莫大身子一弓，摸向前面方冢。苏离离也弓了身子，退到那棵矮树下。趴在地上，泥土和着潮湿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，苏离离从怀里摸出百草堂买的清凉油，抹在手腕脖子上，竖起耳朵听动静。

夜色转深，荒野陵墓间没有一丝声响，又似有万籁千声。远方微微起伏的地平线上，七颗明亮的星星排成勺状。夜空深蓝，大地反显得苍莽空旷，所谓大象无形，一时激起人的亘古之念。苏离离看着那北斗形状，有些愣怔。

耳边一丝若有若无的声响，似有人轻声叹息。苏离离精神一振，回过神来，细听之下那声音仿佛是从东南面来。她趴着不动，凝神细听，少时又有几声呻吟。苏离离大奇，荒野墓地，除了盗墓贼，就是狐狸精，怎会有这声音？

她犹豫片刻，转身往东南方摸过去。行了十余丈远，便见一座屋宇的轮廓隐约矗立在一片林木边，仿佛祭拜的庙宇。苏离离蹲下身子，慢慢爬近一些，还未落稳脚跟，就听“啊”的一声惨叫。

一个声音低沉地问：“当真不说？”方才叫唤的人虚弱地喘息道：“小人……小人确实不曾找到。叶知秋十年前……已隐退山林，不问政事。朝廷宫中都不知他的去处……”

苏离离闻言一愣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，心中思忖个来回，便贴着地面，如觅食的猫儿，蹑手蹑脚地再爬近些，微窥大庙正殿。

正殿地上横躺着一人，牙帽已滚在一旁。他身侧站了一个人，却是阔袖散发，皂衣拂地。两人俱看不清面目。站立的男子身材挺拔，不知对地上那人施了什么刑，此刻只负手而立，缓缓道：“叶知秋即便死了，那东西总有落处。就是随他葬了，也必定有葬的地方。”

地上那人哀求道：“小人……只掌宫中采买，此事……实在无从打听……”

皂衣男子手轻轻放下来，冷冷道：“你既不知道，便不该欺哄主子。”他从怀里取出一个不大的瓷瓶，拔开盖子。地上那人陡然大声道：“不，不，我……”话未喊完，几许清亮的液体洒在他身上。那人顿时没了声，只喉间发出咕噜的声音，像是放了水的皮囊，身体在地上瘪了下去。

一股腥浊之气弥漫开来，苏离离猛然伸手捂住口鼻，半是恶心，半是害怕。

眼睁睁看着那人化成了一地尸水，只有衣服覆地，苏离离竟僵了手脚，动弹不得，既想逃跑，又不敢动。只是这一抬手的动静，皂衣男子似有所觉，已微微转头，垂手缓步出来。

他后脚踏出门槛边，便站住了。夜色青光下，这人脸上如罩着淡淡的寒气，纵横蜿蜒着十数道刀疤，仿佛将脸作地，横来竖去细细地犁了一遍，狰狞可怕。

他眼光缓缓扫过苏离离趴着的那片草地。苏离离捂着嘴，本不想发抖，然而那手自己要抖，她止也止不住。此时此刻，只怕一只蚊子落在她手背上她都能惊得跳起来，何况是后脑勺上有什么东西静静吹动。

脖子带点痒痒的凉，竖立警戒的汗毛被触动，苏离离猛然尖叫一声，凄厉胜过夜猫子。一回头时，一张人脸很近地凑在眼前。

她手脚并用连滚带爬地朝着大庙的方向退了几步，定了定神，才看清身后这人是个年轻公子。一身月白锦衣，暗夜中略有暧昧的丝光，狭长的眼睛映着星火，清浅流溢，态度竟十分温和优雅，手撑着膝盖，正弯腰俯看着她。苏离离半天吐出一口气来，拍着胸口，将一颗心拍回原处。忽想起那个皂衣人，猛地一回头时，愣住了。

庙门空空地开在那里，一个人影也不见。正殿的地上，方才化成水的那人，衣裳也不见了，仿佛是一场幻觉。苏离离抬头嗅了嗅，空气中淡淡的尸臭味证明这一切并不是幻觉。她努力镇定了心神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扯了扯衣角，平平稳稳地对那锦衣公子拱手道：“月黑风高，公子在此游玩，真是好兴致。”

那人直起身，颇具风雅，缓缓吟道：“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。”他的声音听起来，像细砂纸打磨着锯好的棺材板，光滑低沉。咫尺之距，他虽笑意盎然，却让她后背生寒。

她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杀人放火大买卖，挖坟掘墓小营生。都是出来逛，公子说笑了。”苏离离假笑两声，站起来就走。

刚走两步，手腕一把被他扣住，手劲就如同他的声音，不轻也不重，“这位公子，方才为何惊叫？”

苏离离的清涼油抹对了路，手上有些滑，一挣，脱开了手，她仰头看他，“因为公子你悄声出现在我身后，荒郊野地吓着我了。”

“荒野无人，你趴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苏离离虽不聪明，也不蠢，自不会说她是来盗墓的，更不会说方才看见如此